

世界经典
推理文库 6

廷达里 郊游

【意】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台倩兮译

La
gita a Tindari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廷达里郊游

La gita a Tindari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谷倩兮 译



世界经典
推理文库 6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8875

La gita a Tindari

by **Andrea Camilleri**

Copyright © 2000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Through Agenzia Letteraria Internazionale, Italy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廷达里郊游/(意)安德烈亚·卡米莱里著;谷情兮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世界经典推理文库)

ISBN 978-7-02-011766-6

I. ①廷… II. ①安… ②谷…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①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9134 号

责任编辑:甘 慧 张玉贞 李 晖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66-6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书中人名、姓氏（特别是姓氏）、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皆因我想象局限所致。

本书献给奥拉齐奥·戈斯塔，我的良师益友。

目 录

一 青年之死	1
二 巧合	16
三 线索追踪	30
四 心事	46
五 猜想	62
六 橄榄树	78
七 赴约	92
八 两出戏剧	107
九 悔恨	122
十 录像带	138
十一 情诗	152
十二 邮折	167
十三 农舍寻访	181
十四 遗产	196
十五 桑树马厩	210
十六 轨道之外	224
十七 《我，机器人》	240

一 青年之死

他知道自己是清醒的，因为他的头脑运转得很有逻辑，并非游走在荒谬的梦境中。他能听到海浪规律的拍打声，他能感到破晓之前的一缕微风透过敞开的窗户袭来。但是他仍然固执地紧闭双眼，他知道他体内沸腾着的坏情绪在一睁开眼时便会喷发出来，使他做出或说出之后会让自己后悔的蠢事。

海滩上有人吹着口哨。这个点儿，肯定有人要去维加塔干活儿了。那人吹的曲调很熟，但他忘了曲子的名字和歌词。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自己从来也不会吹口哨，哪怕是把手指插在肛门里也不会。“他把手指插进肛门 / 吹出尖锐的哨声 / 这是预定的信号 / 只有城里的警卫知道”……以前警察学院的一个米兰朋友有时对他哼唱的一个狗屁小调，至今令他印象深刻。因为他不会吹口哨，小学时他曾是小伙伴们最爱愚弄的对象，他们可都是吹口哨的大师，就像牧羊人、水手、登山家那样，他们甚至还会吹出奇特新颖的花样来。小伙伴们！就是他们破坏了他一夜的好觉！上床睡觉前让他想起旧时同学的是报上的一则新闻，查理·米利泰罗，还不到五十岁，就被任命为西西里第二大银行的行长。报纸表达了对这位新行长的诚挚祝愿，并附上了一张照片：不用说，金框眼镜，高级定制的套装，得体的衬衫，精

致的领带。一个成功男人，一个上流人物，伟大价值（无论是股市价值还是家庭、祖国、自由的价值）的捍卫者。蒙塔巴诺记得很清楚，这个人不是他的小学同学，而是“六八”学运时期的同志！

“我们会用敌人自己的领带绞死他们！”

“银行只是用来被人打劫的！”

查理·米利泰罗，外号叫作“锤子查理”^①，这是因为他总有一副最高统帅的姿态，而且他应对敌人时善用锤子敲击般的言辞，甚至是直接挥拳猛击，他比任何人都态度强硬和意志不屈。为了不养肥国家的烟草专卖商，锤子查理曾强制所有人不吸烟，而大麻，却可以尽情吸食。“国家”这个词是所有人的噩梦，让人们像面对红斗篷的公牛一样暴怒。这些天，蒙塔巴诺想起最多的是帕索里尼的一首诗，诗中他捍卫警察当局，反对聚集在罗马茱莉亚山谷的学生^②。那时所有的同学都唾骂这些诗句，蒙塔巴诺却试图为它们辩护：“但是这确实是一首好诗。”要不是别人阻止住锤子查理，他会用那杀人的拳头毁了他的脸的。为什么那时这首诗不会令他不悦呢？难道他在诗中看到了他会当警察的命运？不管怎样，过了多年，他已看到他的同伴们，那些从

① 查理·马特，法兰克王国宫相。因为马特这个姓（Martello）有锤子的意思，所以他又被人称作“锤子查理”。而文中提到的米利泰罗这个姓（Militelto）又与 Martello 形似音似。

② 茱莉亚山谷是罗马大学所在地。1968年3月1日，这里发生了大学生示威者和警察的冲突，这次事件是世界性的“六八”运动的一部分，也称为“茱莉亚山谷战役”。在冲突中学生和警察双方都有伤亡。当时，针对这一事件，意大利作家、诗人、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写了一首诗，因为了解这次示威游行背后的根源，帕索里尼在诗中表达了对警察的同情，他把警察称为“穷人家的孩子”，把学生叫作“被宠坏的富二代”。

“六八”学运中走出的传奇人物也“理智”起来了。理智着，理智着，那些抽象的愤怒也变弱了，最终安定下来变成切实的顺从。只不过现在，曾经极有自尊的人为了本不是自己犯的，也不是自己授意的罪行承受审讯和十多年的牢狱之苦，还有人被莫名其妙地杀死^①，而其他则活得好好的，雀跃地从左跳到右，再从右跳到左，之后再跳到右，有人执掌报社，有人领导电视台，有人成了国家的高官，有人成了下议员或上议员。既然他们无法改变这个社会，他们就改变他们自己。或者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改变，因为在一九六八年，他们只不过是穿戴着革命者的服装和面具演戏而已。前“锤子查理”的任命让蒙塔巴诺不能接受。特别是这件事引发了他别的思绪，这无疑是最麻烦的。

“你难道不也是和你批判的这些人一路货色吗？你现在不也在为十八岁时曾猛烈反抗的国家卖命吗？或者，你不也因为别人赚数十亿，你却只挣微薄的工资而妒火中烧吗？”

一阵狂风刮得窗板咯咯作响。不，就算全能的上帝命令他，他也不会把窗户关上的。法齐奥总是对他唠叨：

“头儿，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您真的是在找麻烦！您不仅住在一个偏僻的房子的一楼，您夜里还开着窗户！如果有人——确实有人想要伤害您，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自由自在地进到您家里！”

^① 作者暗示著名的阿德里亚诺·索夫里（1942— ）和马乌罗·罗斯塔尼奥（1942—1988）案件。索夫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极左翼“继续战斗”派的创始人和前领导人，由于被怀疑在1972年派人谋杀了警官路易吉·卡拉布莱西而被判二十二年徒刑，但索夫里始终坚称他是清白的。马乌罗·罗斯塔尼奥，意大利社会学家、记者，“继续战斗”派的创始人之一，1988年在西西里被黑手党谋杀。

还有一个经常对他唠叨的人是利维亚：

“不，萨尔沃，夜里开着窗户不行！”

“你在博卡达塞不也开着窗户睡觉吗？”

“那有什么关系？我住在三层，而且博卡达塞没有这里这么多小偷。”

因此，当有一天夜里，心烦意乱的利维亚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当她外出时，博卡达塞的窃贼洗劫了她的家时，他甚至默默地感谢热那亚的盗贼^①。不过他还是表达了遗憾之情，但不够真诚。

电话响了。

他的第一反应是更加紧闭住双眼，但不行。众所周知，视觉不同于听觉。他本应该堵住耳朵，但他宁愿把脑袋埋进枕头。没用。电话铃声微弱又悠远地继续传来。他骂骂咧咧地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拿起听筒。

“我是蒙塔巴诺。我应该说你好的，但我不说，因为我确实没准备好说。”

电话另一端是长时间的沉默。接着是挂电话的声音。坦率地应对之后，现在该干吗？是回到床上继续想新任的国际银行行长在还是锤子查理的时候，曾当众在放满一万里拉面值纸币的果盘上拉屎？还是穿上泳衣在冷水里痛快地游个泳？他选后者，也许游泳能帮他冷静下来。他跳入水中，立刻感到半身麻痹了。他想弄明白以快五十岁的年纪是不是不应该再这么干了？逞能的时候

^① 利维亚居住的博卡达塞是热那亚市的一个区。

日已经不再了。他沮丧地走回房子，还有十来米远的时候，他又听到了电话响。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现实。首先，他接起电话。

是法齐奥。

“先回答我一件事。你一刻钟前给我打过电话？”

“没有，头儿。是卡塔莱拉打的。但他说您回答他还没准备好。于是我又耗了一会儿再给您打。现在准备好了吗，头儿？”

“法齐奥，大早上的你怎么这么幽默？你在办公室？”

“不，头儿。有人被杀了。被嘣了！”

“嘣了，什么意思？”

“他中枪了。”

“不对。手枪打的是砰，短筒猎枪是嗡，机枪扫射是啦嗒嗒嗒嗒嗒踏，捅刀子要用瑞士的。”

“那就是砰，头儿。就一枪。正中面部。”

“你在哪儿？”

“凶案现场。是这么叫吧？加富尔大街 44 号。您知道在哪里吗？”

“是的，我知道。他在家被枪杀的吗？”

“他正要回家。钥匙刚插进大门里就倒在了人行道上。”

可以说一个人被杀得正是时候吗？不，绝不能这么说：死亡就是死亡。然而一个具体的、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蒙塔巴诺在开来加富尔大街 44 号的路上，觉得他的坏情绪一扫而光。投入到一个案子的调查中会有助于赶走早晨醒来之前塞满他脑子的暗

黑思绪。

到了地方，他要先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他们就像是粪便上的苍蝇，曙光微露，一大群激动的男男女女就堵塞了道路。甚至有个小女孩，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小东西睁大了眼睛傻看着这番场景。年轻母亲的教育方式让警长头晕。

“大家散开！”他大吼道。

有些人立刻散开了，还有一些人要靠卡鲁佐推开。可还是能听到一个人的呜咽声，一种痛苦的啜泣。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色丧服，两个男人拽住她才没让她扑到仰躺在人行道的尸体上，死者的脸由于打在两眼之间的弹孔已变得难以辨认了。

“把那女人带走。”

“但她是他妈妈，头儿。”

“她可以回家哭去。她在这儿只能碍事。谁通知她来的？她听到枪声下来的？”

“不，头儿。她听不到枪声，因为她住在西西里自治大街12号。看来是有人通知她了。”

“那她在家里就准备好，穿好丧服了？”

“她是寡妇，头儿。”

“好吧，有礼貌点儿，但是把她从这儿带走。”

蒙塔巴诺这么说了，就是没希望了。法齐奥走到两个男人旁边，对他们低声说了什么，两个人把那女人拉走了。

警长走到正蹲着看死者头部的法医帕斯奎诺身旁。

“怎样？”他问。

“一点儿也不好。”法医回答道。他比蒙塔巴诺还粗鲁，继续说道：“您需要我给您解释整个事件吗？他们只打了他一枪。精确地，额头正中央。子弹把他一半的脑浆都打到脑后了。您看见这些凝块了吗？它们是大脑的一部分。够了吗？”

“在您看来，几点钟发生的？”

“几个小时前。大概四五点钟。”

不远处，瓦尼·阿尔奎阿正在检查一块再正常不过的石头，就像用考古学家的眼睛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在蒙塔巴诺看来，这位新来的法医头头儿不讨他喜欢，而他的反感也得到了对方的回馈。

“他们用这个杀了他？”警长一脸纯真地指着石头问道。

瓦尼·阿尔奎阿极其鄙视地瞅了他一眼。

“您别说蠢话了！是枪击。”

“你们找到子弹了吗？”

“是的。它射到了关着的大门的木头里。”

“弹壳呢？”

“警长您看，我没有必要回答您的问题。根据警局的命令，调查将由行动队队长指挥。您只需协助即可。”

“那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不正耐心地协助调查吗？”

托马赛法官兼公诉人还没到，因此还不能移动尸体。

“法齐奥，阿乌杰罗警官怎么不在这儿？”

“他正赶过来。他在费拉的朋友家睡的。我们已经打手机找到他了。”

在费拉？那他还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到维加塔。更别说他出现时会是一副什么德行了！困死又累死！朋友，好吧！他肯定和哪个女人共度良宵了，那女人的丈夫也外出在别处鬼混呢。

卡鲁佐走过来。

“公诉人托马赛打电话来了。他问我们能不能派辆车去接他一下。他在蒙特路撒外三公里处撞上了一根电线杆。该怎么办？”

“去接他。”

尼可洛·托马赛很少开自己的车去某个地方的。他开车就像吸了毒的狗一样。警长不想等他。在离开之前，他又瞅了一眼死者。

还是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小孩子，穿着牛仔裤，运动外衣，梳了个小辫，戴着耳钉。鞋子应该花了他全部财产。

“法齐奥，我要去办公室了。你等公诉人和行动队队长吧。再见。”

然而他却决定去港口。他把车留在码头上，开始步行，一步接着一步，沿着防波堤，走向灯塔。太阳已经升起了，呈现出鲜艳的红色，看上去它很满意自己能再一次升起。在地平线上有三个小黑点，那是早出的摩托捕鱼艇。他张大嘴，深深地吸了口气。他喜欢维加塔港口的气味。

“你说什么呢？所有的港口都发出同样的臭味。”有一天利维亚反驳他。

这不对，每个港口都有不同的气味。维加塔的气味是以一

种完美的比例将潮湿的绳索、在阳光下晒干的渔网、碘酒、腐烂的鱼、活的和死了的海藻以及柏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在最深处还有些许汽油。是无法比拟的。走到灯塔下面平坦的礁石之前，他弯下身，捡了一手的卵石。

到了礁石上，他坐下来。注视着海水，他仿佛看到水中模糊地出现了锤子查理的脸。他猛地将手中的卵石扔向那个幻影。幻影被砸碎了，颤动着，消散了。蒙塔巴诺点燃一支香烟。

“头儿，头儿，啊，头儿！”一见他出现在警察局门口，卡塔莱拉劈头就说道，“那个名字后面带个s的拉戴长官给您打过三次电话了，他想要亲自跟您谈，亲自！他说事情非常非常紧急！”

拉戴斯，警察办公室的长官，因为他神经兮兮、油腔滑调的风格所以外号叫作“拉戴斯米埃莱斯^①”，蒙塔巴诺能猜到他要说什么。

局长卢卡·博奈蒂-阿尔德里奇，维拉贝拉的侯爵后裔，一向是个直率严格的人。蒙塔巴诺从来不把这个职位总是比自己稍高一点儿的上级看在眼里，能吸引他的倒是这人的头发，他的发量非常丰沛，一缕厚实的额发弯曲向上，就像拉在旷野上的一坨人的粪便。发现警长避开了自己的视线，局长误以为他终于令他的下属畏惧了。

“蒙塔巴诺，趁着新的行动队队长艾尔奈斯图·哥利帕乌多上任之际，我最后一次告诉您，您以后只要起到协助的作用就行

① 西班牙语 *lattes e mieles*，意为甜言蜜语。

了。您的部门只需负责一些小事情，大事情就留给哥利帕乌多或他的副手领导的行动队吧。”

艾尔奈斯图·哥利帕乌多。真够传奇的。有一次，这家伙看着被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射死的人的胸部，竟然宣布那人是被连刺十二刀而死。

“对不起，局长，您愿意给我举些实际的例子吗？”

卢卡·博奈蒂-阿尔德里奇心头涌上一股骄傲和满足之情。蒙塔巴诺站在写字台对面他的面前，身体微微前倾，嘴角挂着谦卑的微笑。而且语气几近恳求。蒙塔巴诺已被掌控在自己手中！

“请您说清楚，蒙塔巴诺。我不明白您想要什么例子。”

“我想知道什么事情我应该认为是小的，什么又是大的呢？”

蒙塔巴诺也自鸣得意：他模仿保罗·维拉乔的不朽人物范托齐^①真是不可思议的成功。

“瞧您问的什么问题，蒙塔巴诺！小偷小摸、口角、小规模毒品交易、打架、移民管理，这些就是小事情。凶杀，不行，那是大事情。”

“我可以记点儿笔记吗？”蒙塔巴诺边问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和一只油性笔。

局长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警长有一刻感到有点儿害怕：也许他做得太过分了，对方已经明白了。

然而，没有。局长露出了鄙夷的神态。

“您记吧。”

^① 乌戈·范托齐是由喜剧演员保罗·维拉乔创造的一个卑躬屈膝、倒霉透顶的电视和电影人物。

现在，该由拉戴斯跟他重申局长的这些强制命令了。凶杀案不在他的管辖范围，是行动队的事。他拨通了警察办公室长官的电话。

“我最亲爱的蒙塔巴诺！您好吗？怎么样？家人好吗？”

哪来的家人？他是个孤儿而且还没结婚。

“所有人都很好，谢谢，拉戴斯长官。您的家人呢？”

“感谢圣母都很好。听着，蒙塔巴诺，关于昨晚在维加塔发生的凶杀案，局长先生……”

“我已经知道了，长官。我不用再操心了。”

“哦，不！谁说的！我给您打电话就是因为局长先生希望您来负责。”

蒙塔巴诺略感惊愕。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不知道死者的身份。敢不敢打赌他们发现了被杀的小孩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儿子？难道他们要往他身上安疥疮？不是个烫手的山芋，而是个烧红的木块？

“对不起，长官。我是去过凶案现场，但还没开始任何调查。您明白，我并不想践踏别人的领地。”

“我非常理解您，蒙塔巴诺！感谢圣母，在我们警局能有如此通情达理之人！”

“为什么哥利帕乌多不负责这事儿？”

“您什么都不知道？”

“一点儿也不知道。”

“好吧，上星期哥利帕乌多队长不得不前往贝鲁特开一个重要会议，是有关……”

“我知道。他还在贝鲁特逗留？”

“不，不，他回来了，但，刚回来，就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我们担心是某种霍乱，您也知道，在那些地方并不稀奇，但之后，感谢圣母，他并不是。”

蒙塔巴诺也感谢圣母迫使哥利帕乌多离不开厕所一米以外。

“那他的副手佛迪呢？”

“他在纽约参加由鲁道夫·朱利亚尼，您知道的，那个‘零容忍’市长组织的会议。会议讨论在大都市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方案……”

“两天前不就结束了吗？”

“当然，当然。但是，您看，佛迪副官在回意大利之前，在纽约转了转。有人开枪击中了他的一只腿，抢了钱包。他住院了。感谢圣母，并不严重。”

十点过了法齐奥才露面。

“你们怎么这么晚？”

“头儿，行行好，别跟我说这事儿！我们先要等公诉人的代理人！然后……”

“等等。你解释清楚。”

法齐奥抬眼看向天空，重新说这事儿让他回想起他所遭受的所有紧张不安。

“好吧。卡鲁佐去接撞树的公诉人托马赛的时候……”

“不是撞了电线杆吗？”

“不是，头儿，他以为是电线杆，但实际上是树。简而言